

探究楊守敬之書法志業

劉瑩

中國古代讀書人最好的成就，就是學而優則仕。自隋朝起，文人要進入公部門任職為官，就必須練好毛筆字，寫出好文章，才能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。因為練毛筆字的關係，也引起許多文人深入研究書法藝術的興趣，進而成為書法家。生於清末民國初年的楊守敬，不但深入研究書法藝術，甚至廣蒐碑帖、評論碑帖、出版碑帖，還與日本書學界進行書法藝術的國際交流，締造了不凡的書法大業。

楊守敬於清道光十九年（西元一八三九年）生於湖北宜都，民國四年（西元一九一五年）卒於北京寓所。關於他的多元成就，在學術史上，最早被肯定的，就是地理學，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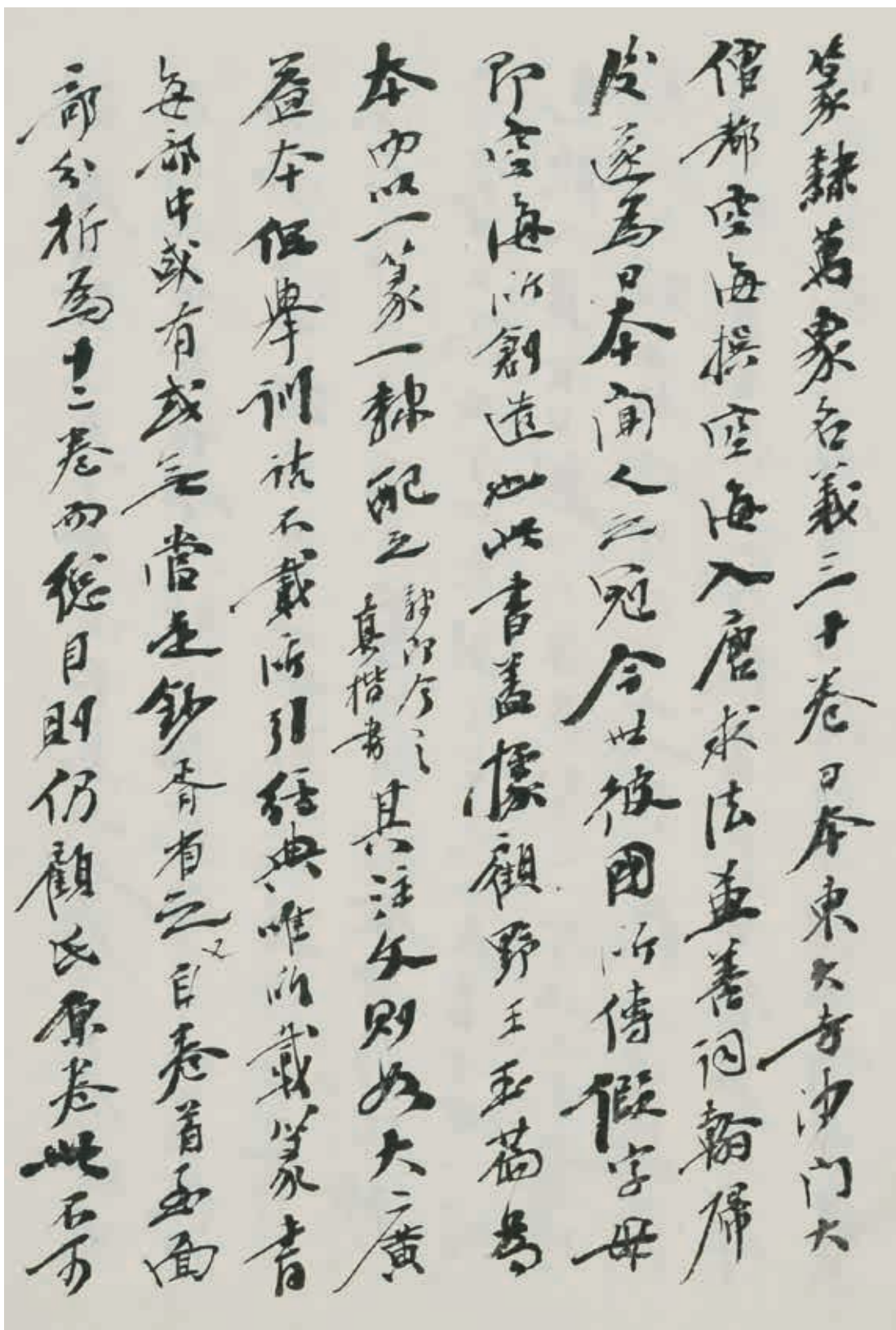
楊守敬致羅振玉的信函中即可見：三十年前蒙文昌潘孺初先生獎借，推守敬為地理絕學，其文已刊之《要刪》（《水經注要刪》）中。昨蒙足下證成其說，以比王懷祖

（念孫），段茂堂（玉裁），李壬叔（善蘭），合稱三絕學。雖不敢當，大賢之言，信從必眾。且日本於我書之未成者，亦每購之，知此邦學者或亦憫守敬此書當絕續之，會而共謀相而成之也。（註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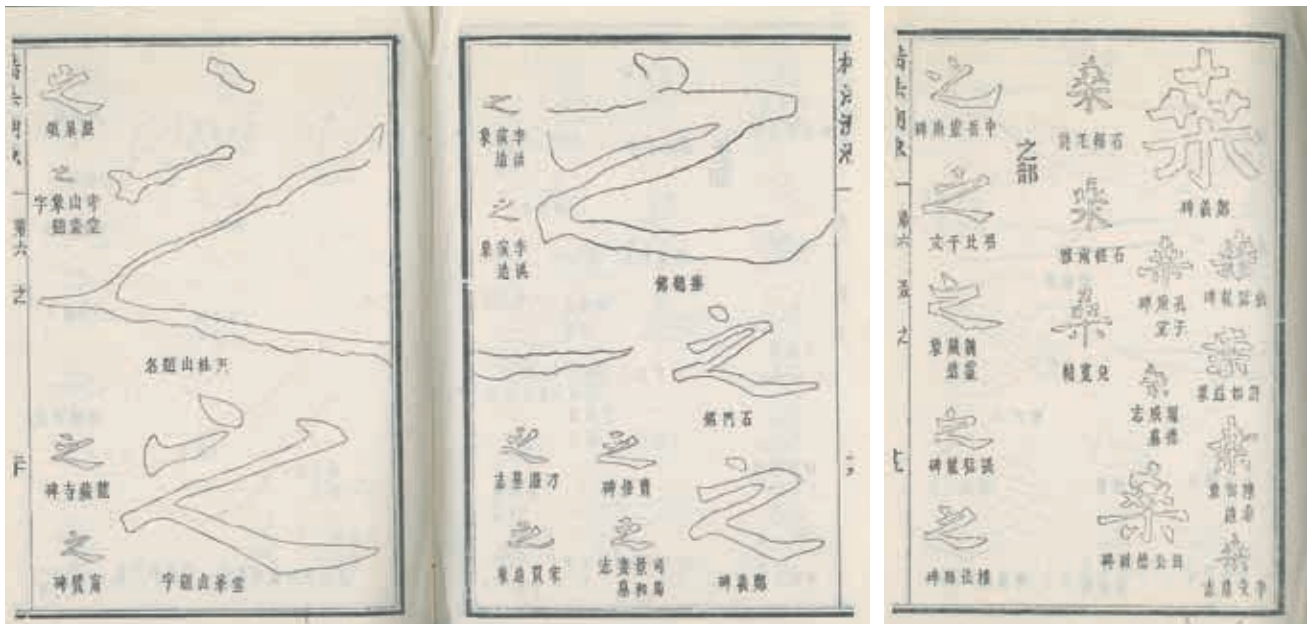
這封信中指出，除了楊守敬的老師潘存特別推崇楊氏為「地理絕學」之外，著名的學者羅振玉所稱譽的清代「三絕學」，楊守敬擅地理學就是

其中一絕。但是，楊守敬的成就，除了地理學之外，從日本學者在楊氏即將出版的書尚未完成之前，即先預定的盛況看來，可知楊氏書法方面的成就，在日本享有極高的盛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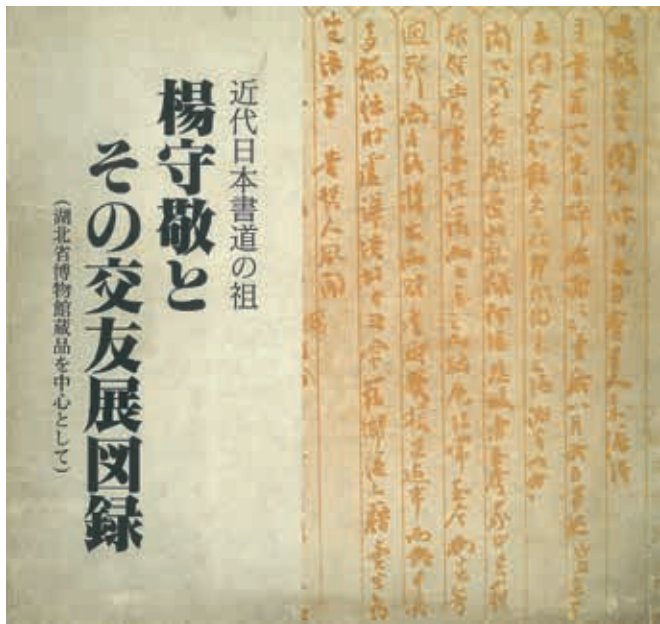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，楊守敬的研究視野相當開闊，他不只是研究地理學，舉凡目錄學、金石學方面，都是搜羅豐富，而且研究深入。他對書法資料尤其用心搜羅，並作書學方面的評論，也書寫



日 釋空海編 《篆隸萬象名義》 日本江戶間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楊守敬四十五歲時題日人空海所撰《篆隸萬象名義》之行書



圖二 楊守敬《楷法溯源》中各種碑帖雙鉤的字樣



圖一 日本人士尊稱楊守敬為「近代日本書道之祖」，標註於《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》封面。

了許多書法作品，成就相當可觀。楊守敬到日本之後，與日本書法界分享許多重要的書法論著與收藏，帶給日本書壇現代化，極大的助力，因而被盛讚為「近代日本書道之祖」。這個讚譽，就直接印在日人出版之《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》的封面（圖一），這是他一生中獲得最高的讚譽（註二）。下面就以其書法研究成果與書法作品，作一番探究。

楊守敬與書法結緣

楊守敬四歲喪父，幼時由母親教導讀書識字，並在祖父的教育下成長，奠定了良好的學識基礎。由於祖父年事已高，楊氏十一歲就輟學，隨著祖父習商。但是他稟性好學，白天看店習商，晚上則誦詩學文，刻苦用功，勤勉不輟。

楊氏不好八股制文，反而喜歡閱讀當代名家的文章，曾云：「不願讀庸爛時藝，惟喜陳大士稿及諸名家文」（註三）。十四歲參加縣試，中第十三名。咸豐六年十八歲，三次赴院試都落第。咸豐七年十月再應院試，五場都得第一，得以入學習文。同治元年，應湖北鄉試，中舉人，列第八十名，進而赴北京參加會試，時年二十四歲。

楊守敬二十四歲客居北京時，結識了許多良師益友，啓發了他對書法金石的好好，而開始收購各種碑帖。他在自編的《鄰蘇老人年譜》三十六歲條有云：「會試又報罷。是時，錢塘譚仲脩（廷獻）、山陰李莚客（慈銘）、桐廬袁爽秋（昶）皆在京，與

孺初（潘存）、鐵香（鄭承脩）、一山（陳喬森），文酒往還，極一時之樂。」（註四）其中潘、鄭二人都以學問文章稱頌一時，楊氏日日與他們切磋，共同研究金石之學，賞奇析疑，切磋學問，也因此奠定了他日後廣博而多方的學術興趣。

同治四年（一八五八），楊守敬二十七歲時，到蘇維翰家，教導其子讀書。每日課後，他就徒步三四里路到北京著名的古玩市場琉璃廠，賞玩碑版字帖，如此數年之久，就蒐集了盈箱累篋的古碑帖。這些古碑帖，成為他與日本書法界交流重要的資產。

楊守敬之書法著作與出版事業

楊守敬關於書法書籍的刊刻，最早是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三十二歲時，精選的碑刻共五十種，採用了當時流行的雙鉤木刻法，開雕《望堂金石集》，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完成，歷時八年。關於他出版書法書籍的源起，是見到宋人洪適的《隸釋》以手工縮摹石碑上的字，變形走樣，又想到過了數十數百年之後，石碑將

《楊守敬集》之中，仍沿用《楷法溯源》之原名。

光緒十二年三月，楊氏以四十二歲的中年人，再度進京參加會試，仍然落第，這已是他第六次落榜了。這年四月間，他受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請，乃攜帶家眷與所有的藏書前往日本，展開他四年與日本文化界交流的生涯。

到達日本時，正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，全國籠罩在西化的熱潮中，因此，大量的線裝善本書被棄之如敝屣，在書肆中被賤價拋售。楊守敬就用他從中國攜帶來日本的一萬三千多部拓本、法帖、古錢、古印賣出，以換錢買回古書，或直接以自己的收藏交換回古籍，總計買下一萬多冊的古書。

光緒七年末，政府改派黎庶昌為第二任公使，在黎公使的支持下，楊氏將其中的二百卷共二十六種宋元古籍，刊刻成《古逸叢書》，於光緒十年輯刻完成，使得許多在中國歷代因戰禍亡佚的善本書，終於重見天日。楊氏所收的古籍，有大部分存放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中。楊守敬除了收藏這批古書經過，大多都悉心閱讀，並用



圖三 藤原楚水之《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》封面



圖四 藤原楚水於楊守敬評論歐陽詢九成宮帖之後附錄該帖之內容、楊守敬之跋以及翁方綱摹寫作品。引自藤原楚水，《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》

毛筆書寫題跋，有考證的資料，有閱讀的心得，是相當寶貴的書法資料。

楊守敬在日本四年中，書法方面最重要的出版是《寰宇貞石圖》。

照相技術尚未發明之前，在中國，寶愛碑帖的學者是以雙鉤法保存之，頗費工夫，準確性也非百分之百。楊守敬在日本見到以照相術存真留影的技術，他就用這套新技術印製他珍藏的碑帖，於光緒八年由日本印書局印製成了《寰宇貞石圖》。宣統元年，這套書在上海重印，後來魯迅於一九一六年重訂次第，並加上跋文，但未印行，一九八五年才由上海書畫出版社依據北京魯迅博物館的收藏，重新修訂影印出版，今收錄於《楊守敬集》中。

楊守敬整理成書的金石類書籍，除了大規模製作的《望堂金石》、《楷法溯源》、《寰宇貞石圖》之外，也曾於光緒十八年將所蒐集的帖子，出版《鄰蘇園法帖》，在容庚的《叢帖目》中，尚可見其目錄梗概，可惜現在無法見到原帖。

另外有幾件縮摹的單篇作品：

《泰山經石峪》、《匡喆刻經頌》、《高句麗好太王碑》，以及《熒陽鄭氏碑》的系列作品，也是以雙鉤方式呈現，亦甚可觀。這些也都收錄於《楊守敬集》之中。

楊守敬與日本之書法交流

日本在明治年間因開放通商，傳入許多中國書法著作和碑帖，引起書法家的注目。如段玉裁所著的《段氏述筆法》在日本刊行時，就有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題字「山陰遺法」、日下部鳴鶴的敘文和巖谷一六的跋文，可見書法受重視的程度。

明治十二年（一九八〇）二月三日，由松田雪柯發起「述筆法堂清談會」，會員有巖谷一六、日下部鳴鶴等，皆為當時東京的書法家，他們以固定聚會的方式研討《段氏述筆法》一書的內容，並互相交換法帖和臨書的經驗（註五）。

當楊守敬攜帶一萬三千多部碑版法帖到達東京，松田雪柯等人就透過清使館安排見面事宜。雪柯會同巖谷一六、日下部鳴鶴等，赴清使館見

楊守敬，對於他豐富的收藏，欣羨不已。被譽為日本「幻之書家」的松田雪柯，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向楊守敬請益的過程，其中一則云：

三時，會巖谷、日下部二君，及島田氏，訪清使館。謁黃遵憲、楊守敬二子，請觀楊氏所攜漢碑碣。楊子云：所藏不下數萬種。侍者契方四尺許皮函來，示數十種，其夥實有望洋之歎，楊子云：如此皮函有十個。其精金石學可知也。請買與《楷法溯源》、《激素飛清閣藏碑》，見謝之，明朝貢使來付之。諸君筆談移時，辭去。（明治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）（註六）

楊守敬雖然不懂日文，但他們以共同了解的中文「筆談」，楊氏毫不吝嗇地將他所知道的傾囊相授。在駐日的四年中，對於日本的書家在「執筆法」、碑版法帖的鑑定等有關書法創作、研究等問題，一一詳加解答。有時他們甚至筆談至深夜才結束，遇到該用餐時，也是簡餐裹腹後繼續研討，人人孜孜不倦。

山本竟山原是鳴鶴的學生，對楊

一九八五年楊守敬逝世七十周年之際，日本「書論研究會」於八月四日至十二日共計九天，在京都市思文閣美術館舉行「楊守敬逝世七十周年紀念展」。四日的開幕大會上，有來自日本全國的書法研究人員、書法愛好者和書法家兩百多人，在欣賞展品之餘，還傾聽京都市立藝術大學名譽教授中田勇次郎演講「楊守敬的書法和書論」。（註七）由此可見，日本書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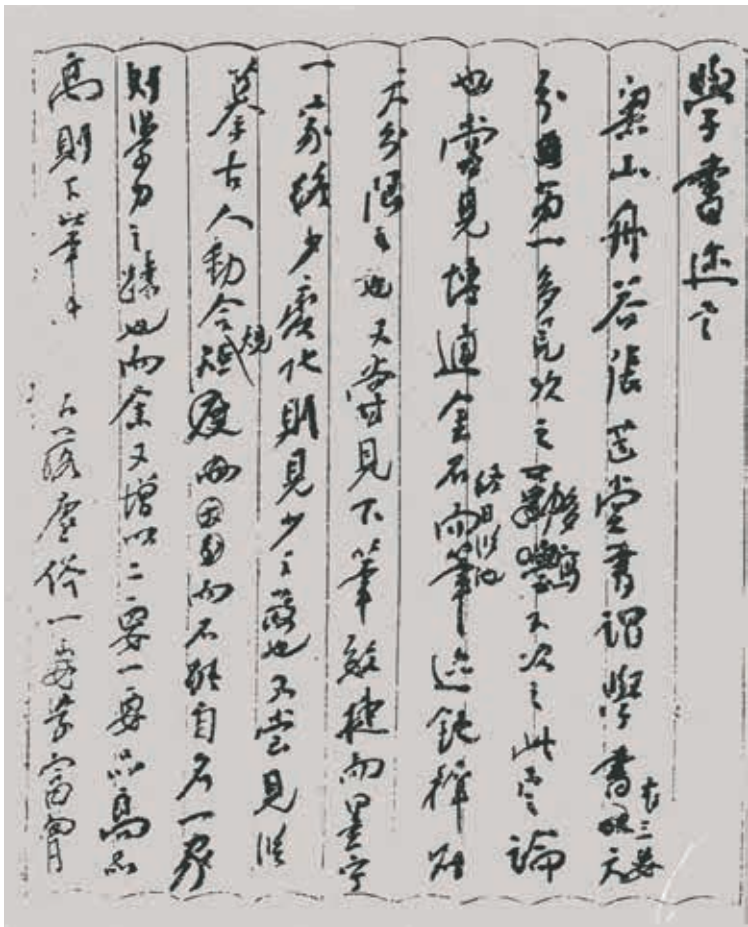
界對楊守敬之推崇。

日本書法界對楊守敬的研究甚多，至目前為止，雜誌的專論報導就有以下四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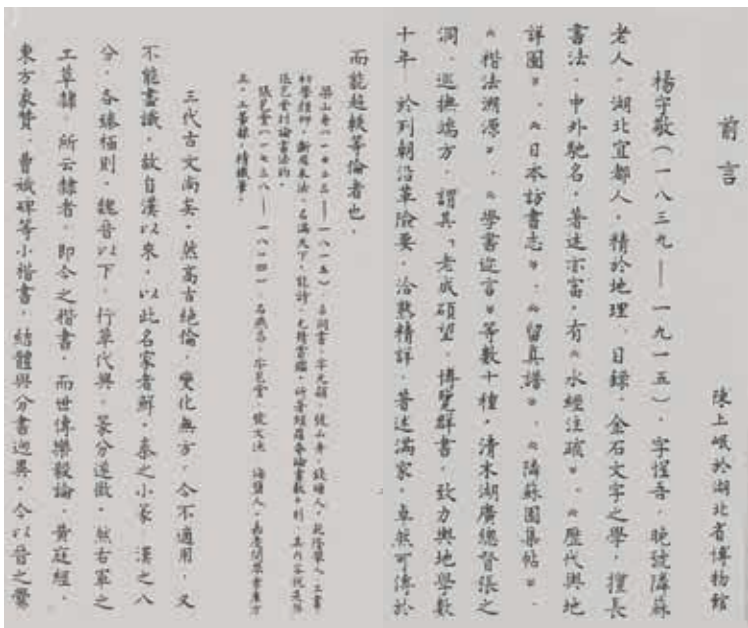
《書藝》第四卷第十一號—楊守敬特集號・平凡社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
《墨美》第二八二號《楊守敬唐詩卷特集》，墨美社，一九七八年七月
《書學》第十二卷第七號—楊守敬特集・日本書道教育學會會刊，



圖七 藤原楚水《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》中之《學書遺言》譯註詳細。



圖六 楊守敬《學書遺言》之手稿，收錄於陳上岷手書之《學書遺言》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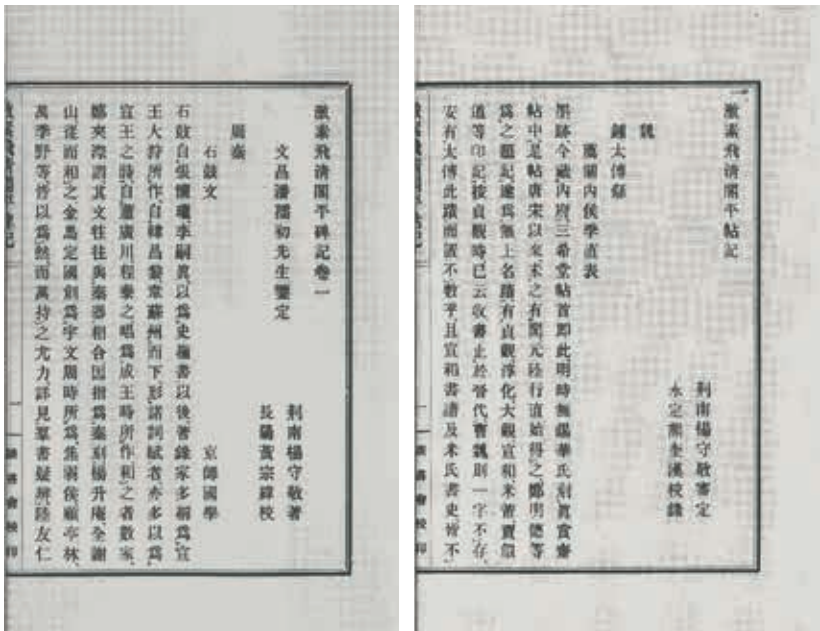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 陳上岷手書之《學書遺言》前言及第二頁，書法清雅溫潤。

北省博物館，據湖北學者陳上岷手書《學書遺言》之前言中云：「原稿為紅格十行本墨書，書口有魚尾號」字樣，每行上下格式成弧形，共五十頁。此殆清末一般紙鋪出售的書寫本，「老二益」當為紙鋪名。封面無字，高二·七公分，寬一·八公分。各頁所書行數不等，間有塗改之處，信手書來，毫不經意，然益覺其字體之縱橫跌宕，古樸自

然，令人愛不釋手。」（註八）讀其書論，兼能欣賞其瀟灑的書藝。（圖六）《學書遺言》最早是於一九二六年由東京西東書房出版，書名《學書遺言疏釋》，由樋口銅牛疏釋。其後於一九七四年由臺北藝文印書館依據日本印本出版。藤原楚水於一九七五年出版《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》中之《學書遺言》，譯註詳細。（圖七）陳

一九六一年七月

《書論》第二六號——特集楊守敬。
日本書論研究會，一九九〇年九月
可見在日本研究楊守敬的專家不少。
日本愛好書法藝術的人士閱讀
楊守敬的書論時，必然感到必須配合



圖五 日本談書會校印之《激素飛清閣評碑記》與《激素飛清閣評帖記》。

碑帖，與理論印證，才能更深入了解楊氏的論述，更深入欣賞中國書法藝術之美，日本學者藤原楚水就非常用心地完成了這項壯舉。藤原氏的《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》有兩大巨冊，共計一千三百八十九頁，他將楊氏流通於日本的四部書論《激素飛清閣評碑記》、《激素飛清閣評帖記》、《學書遺言》、《鄰蘇老人手書題跋》，以隨文附碑帖或題跋的形式呈現。由於全書版面甚大，每頁長二十九點五公分，寬二〇點五公分，每頁的圖版皆甚清晰。例如《學書遺言》中提及楊守敬評論歐陽詢〈九成宮〉帖，藤原楚水於之後附錄十頁該帖之內容、楊守敬之跋以及翁方綱之摹寫作品（圖四），給予學習者與研究者很豐富的佐證資料，這種研究碑帖深入而細膩的精神，令人讚嘆。

楊守敬之書法評論

楊守敬除了蒐集碑帖、印書推廣書法之外，他還在觀賞碑帖之餘，寫下對碑帖的評論。楊氏在赴日之前，二十九歲就寫下了《激素飛清閣評碑

記》，三十歲寫下《激素飛清閣評帖記》，其中蘊含了楊氏深厚的書法審美理念。當他隨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時，自不免與書道同好切磋書藝，但是兩部評論記卻在傳閱中遺失，不過，後來有人拿給「談書會」印行，未記年月。

楊氏去世之後，其孫楊先梅整理其祖父之舊稿，亦發現二記之手稿殘本，經湖北博物館之陳上岷將日本與大陸的兩個版本互相參校，並做簡要的附註，如今這兩部評論記終於得以完整地保存於《楊守敬集》中出版，公諸大眾。

楊守敬自從早年的《激素飛清閣評碑記》與《激素飛清閣評帖記》遺失之後，即不再寫有關碑帖的評論的文字。直至七十三歲那年，日人水野疏梅，前來中國向楊氏學書法，他是楊氏唯一收的入門弟子，經水野再三要求，楊氏才在諸帖都不在身邊的狀況下，憑記憶寫下這本《學書遺言》，雜評重要碑帖及諸家書法，作為給初學者的一份簡要指引。

《學書遺言》的原稿今藏於湖

楊守敬無論書寫書法作品或是在古籍上題跋，大多是書寫行書，他的行書有一種渾厚瀟灑開闊的氣象，筆者因緣際會，自坊間購得楊守敬七十五歲時所寫的對聯，上聯題名「巽齊先生方家正」，聯文是「清露晨流新桐初引」，下聯是「太華夜碧大河前橫」，這是一幅聯語和用筆都相當氣派的六言聯，運筆圓潤渾厚，行筆瀟灑，寫在紅底細灑金宣紙上，尤其顯得燦爛輝煌，誠屬楊氏書法作品中之精品。（圖十二）而其早期的題跋，如四十五歲時題日人空海所撰《篆隸萬象名義》（圖十三）

由於楊守敬精研書法，各類字體都寫，雖然篆書較少，但是看他在一九一〇年七十二歲時為日本友人巖谷脩寫的墓碑篆額（圖九），目前立於日本滋賀縣甲賀郡水田町大崗寺，以及一九一一年七十三歲時所寫的吟香岸田翁墓碑篆額（圖十），目前立於東京都墨田區隅田川神社，結字大而縱長，每筆都渾圓飽滿而厚重。至於隸書，從七十一歲時所寫的〈河汾·宛洛〉五言對聯中，也可以看到行筆壯闊豪邁的氣勢。（圖十一）



圖十 楊守敬七十三歲時所寫的吟香岸田翁墓碑篆額 引自《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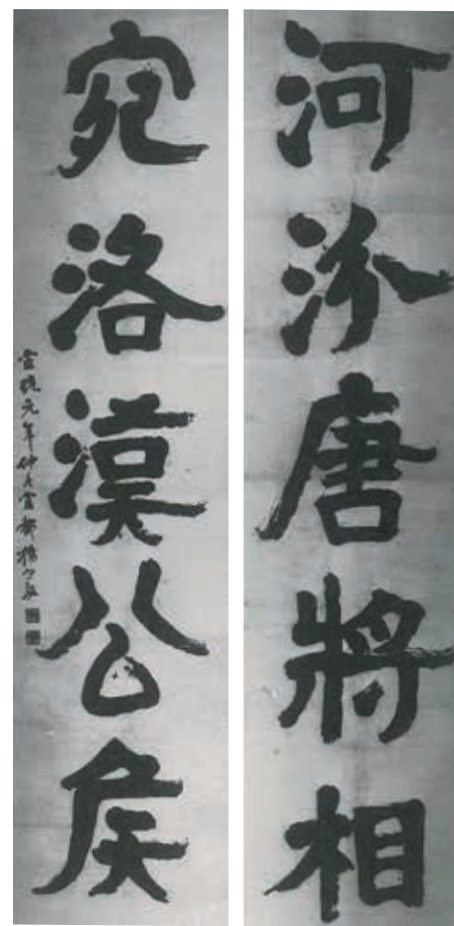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九 楊守敬七十二歲時為日本友人巖谷脩書寫墓碑篆額 引自《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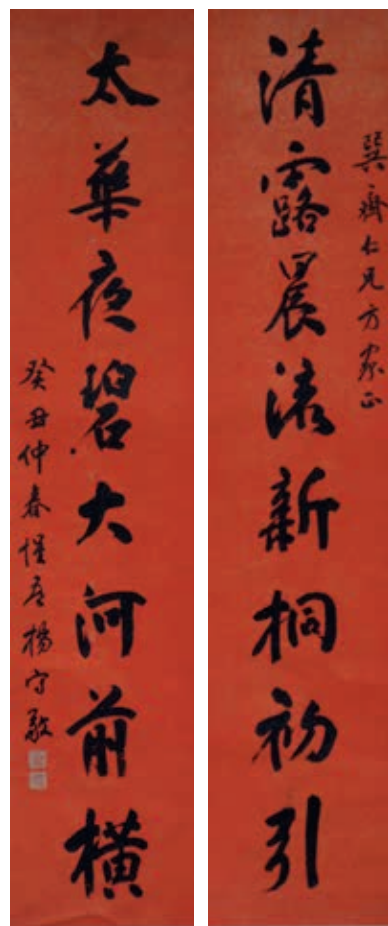
上岷手書的《學書邇言》於一九八二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刊行，又於一九八四年由臺北華正書局影印刊印，書法清雅溫潤。（圖八）由這些出版狀況可知，《學書邇言》是楊守敬書論最比較普及的著作。

楊守敬的書法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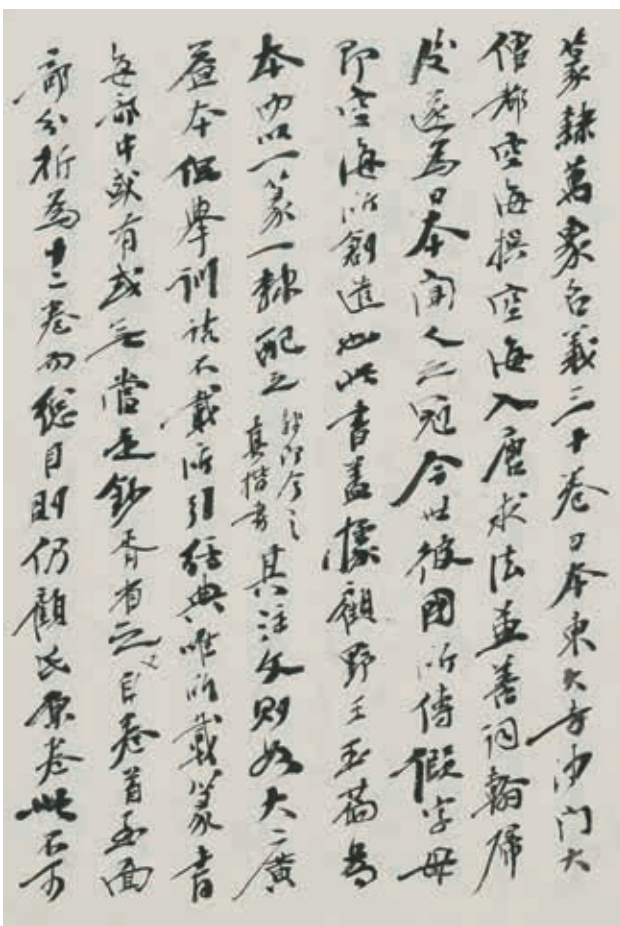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楊氏的書法作品，湖北省博物館所藏之作品頗多，但尚未出版專集完全呈現在眾人面前，一些日本的出版品上可看到，而流落在坊間的亦必然不少，更有待考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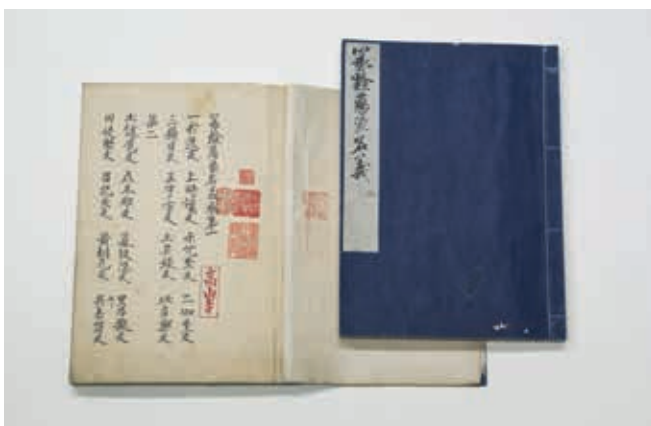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一 楊守敬七十一歲時所寫的「河汾·宛洛」五言聯 引自《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》



圖十二 楊守敬七十五歲時所寫之「清露·太華」行書對聯 筆者藏



圖十三-1 楊守敬四十五歲時題日人空海所撰《篆隸萬象名義》之行書



圖十三 日 釋空海編 《篆隸萬象名義》 日本江戶間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四 宋 錢乙撰 閻孝忠編 《錢氏小兒藥證直訣》 日本影鈔清康熙58年陳世傑起秀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五 筆者與研究楊守敬之專家陳上岷、郝志群、謝承仁教授前往楊守敬之墓園拜謁。

象名義》(圖十三)所用的，是拙樸而率意的行書，橫畫與左撇，誇張地拉長，頗有黃山谷書風的特色。楊氏在題識古籍的文字中，也偶見端正的小楷，如五十六歲時題識于《宋本錢氏小兒藥證直訣》前的文字(圖十四)，細緻而勁利，相當罕見而珍貴。

結語

筆者因為研究楊守敬之書法，有幸受邀於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二日前往湖北宜昌，參與「楊守敬學術交流會」。和研究楊守敬的中日學者，齊聚宜昌的三峽賓館會議廳，會議中，總共發表了三十多篇研究心得，大家交流熱烈，相談甚歡。

此次聚會，筆者結識許多研究「楊學」的專家，其中有遠從北京搭十九小時火車前來與會，當時已高壽八十的《楊守敬集》總主編謝承仁教授、北京首都師大北京史研究室主任郝志群教授，以及當時高壽八十三歲，從武漢來的「楊守敬研究會」會長陳上

岷先生，會後，筆者時常以書信向他們請益，獲益良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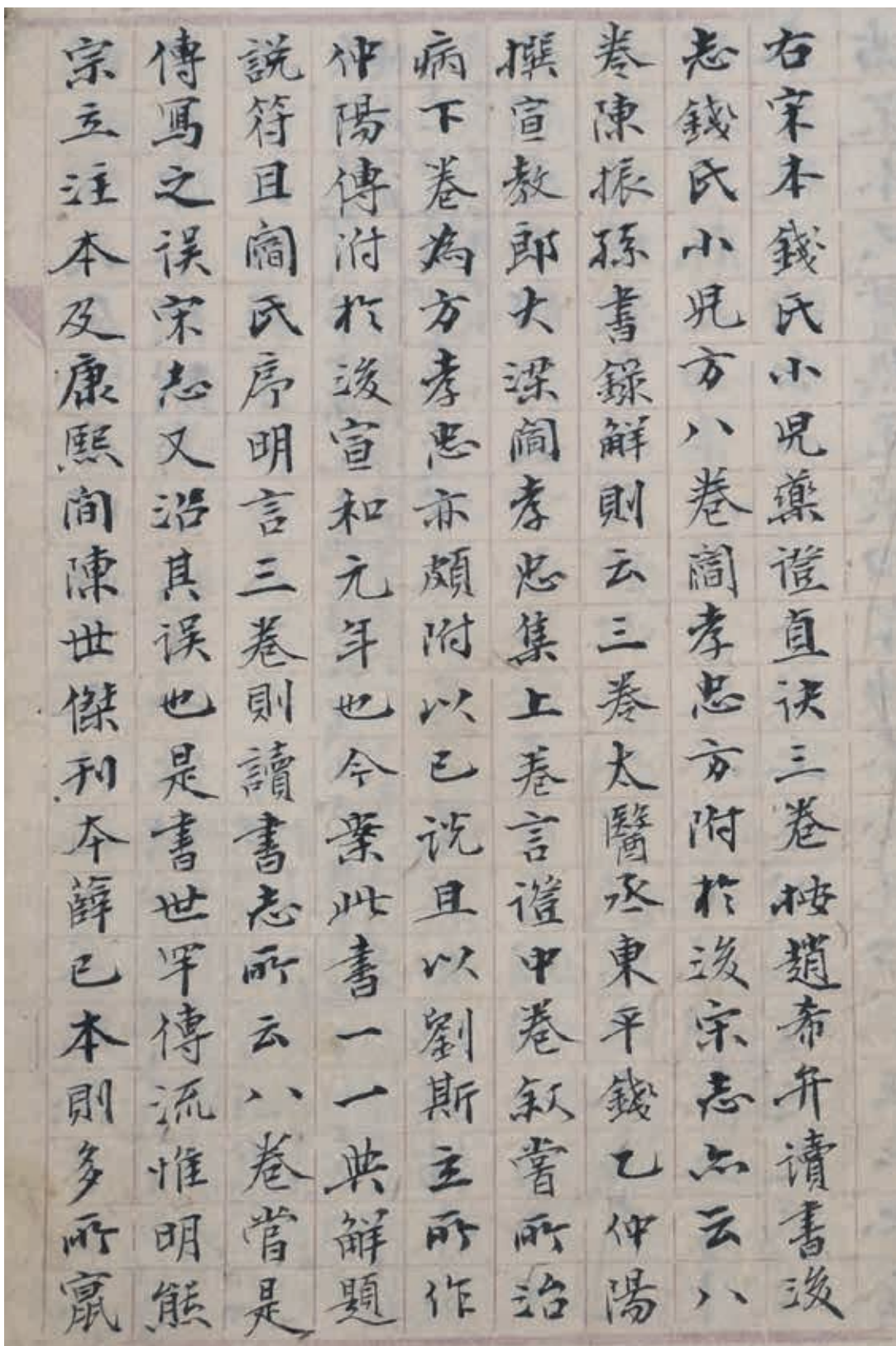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交流活動中，大家一起前往楊氏的故居，也就是現在的「楊守敬紀念館」參觀，還前往楊守敬的墓園拜謁，並合影留念。(圖十五)如今，發起這次研討會的陳上岷先生與謝承仁教授，已先後辭世，但他們為研究楊守敬而奠定的學術成就，為後學者點亮兩盞明燈，使大家能更便捷地認識學術成就非凡的楊守敬。這次國立故宮博物院「鄰蘇觀海」特展，可以窺見楊氏的藏書，楊守敬還有許多豐富的收藏與著作，甚值得大家繼續探索，並把楊守敬的研究精神發揚光大。

作者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

註釋

1. 楊先梅輯、劉信芳註，《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》，四川：巴蜀書社，一九九六，頁一八一。
2. 杉川邦彦、難波清郎編，《近代日本書道之祖——楊守敬之交友圖錄展》，封面，東京：中教出版社出版，一九九〇。
3. 楊守敬，《鄰蘇老人年譜》十四歲條，見《楊守敬集》第十一冊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八，頁八。
4. 楊守敬，《鄰蘇老人年譜》三十六歲條，頁十四。

5. 山本棠用、堀雅峰，《松田雪柯日記》，《墨雜誌雙月刊》第七六號之《元永本古今集》，日本藝術新聞社，一九八九年二月，頁九〇—九八。
6. 山本棠用、堀雅峰，《松田雪柯日記》，頁一〇〇。
7. 陳上岷，《楊守敬的書法與書學及其在日本的影響》，《楊守敬學術研究論文集》，二〇〇三年三月，頁四十八。
8. 陳上岷手書之《學書適言》前言，《學書適言》，臺北：華正書局，一九八四，頁一〇—一一。



圖十四-1 楊守敬五十六歲時題識于《宋本錢氏小兒藥證直訣》前之楷書